

宋佳佟丽娅领衔主演《轻于鸿毛》，“双女主”共话女性成长—— 以轻盈姿态传递治愈力量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悦赏分享

小提琴家钱舟青岛献艺



分享理由：
1987年，钱舟荣获玛格丽特·隆-雅克·蒂博大赛金奖及六项奖项，成为古典乐领域熠熠生辉的明星。多年来，钱舟走遍世界传播小提琴艺术，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小提琴家之一。10月16日，“浪漫印象”钱舟与她的朋友阿尔伯特·秋重奏音乐会落地青岛，乐迷将现场领略钱舟的小提琴艺术。据悉，钱舟现在使用的是意大利制琴大师瓜达尼尼于1757年制作的小提琴，名琴、名家、名曲搭配，让本场音乐会非同凡响。钱舟现任新加坡国际小提琴比赛艺术家委员会主席、评委会主席、新加坡国际小提琴艺术节总监、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系主任。此次青岛音乐会上，钱舟将与钢琴家阿尔伯特·秋联合演绎巴赫《恰空舞曲》、勃拉姆斯《A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拉赫玛尼诺夫《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拉威尔《G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等作品。出生于菲律宾的钢琴家阿尔伯特·秋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暨学科主任，此次青岛乐迷将见证两位好友之间的艺术共鸣。 米荆玉



刘咏：书法的“妙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燕



■刘咏

偶然在刘咏的朋友圈看到他1982年的人物画写生习作，惊讶他那时的西画功底已相当深厚。那时，他还是大二的学生，业余时间他在青岛市第二文化馆随王庆平先生学油画。曾见过他那时的照片，那时，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粗条纹灯芯绒外衣，有着一头浓密的自来卷长发，戴着一副精致的玳瑁眼镜，神态宁静温和，几乎严丝合缝迎合了人们对20世纪80年代文艺青年的想象。

刘咏是一位温润如玉、特立独行的妙人，有趣且有品，他的审美情趣也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无论早年的画作，还是多年来编辑的大量人文艺术图书，抑或是当下的书法创作，刘咏手下的作品总是收放自如、妙趣横生。正如其在近期举办的“观众妙”书法个展上那些佳作，融个体心性表达于其中，共情观者审美主动性和个性化的体验，以心印心，妙境自如。

“我的书法之路，或许和许多人不太一样。”刘咏回忆起自己与书法的初遇，感慨道：“我出生在山东青州的乡镇，童年在山野麦田中度过，家庭里并没有书画的氛围，完全是出于天性中对画画的喜爱。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历程，是从20多岁大学毕业从事编辑工作开始的。”刘咏大学学的是机械专业，典型的理工科出身。“中学时数理成绩好，高考就选择了理工科。但上大学后，为了圆儿时的绘画梦，课余时间便系统学习素描、造型等绘画基础知识，那时候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绘画造型基础。”1983年毕业后，他改行做新闻出版工作，1991年进入出版社，主要负责艺术类、文化类图书的出版，也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感悟到编辑职业与书法的内在联系，便放下油画，专注于研究书法和书法经典的临习。

谈到自己的书法风格，刘咏表示：“我最初学习书法时，因为之前一直在画油画，接受了系统西画基础训练，当时年轻气盛，对书法经典的笔法、结字细节体味较少，反而造型意识的表现欲强烈。所以一开始接触书法时，完全是一种反叛心态。现在看来，那只是年少轻狂。真正走进书法后才明白，基本功训练、经典碑帖的临摹与涵养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课，经典营养的临习吸收是要通过一生学养和修为进行反复磨炼的。”

刘咏一开始从魏碑《张猛龙碑》入手，“当时觉得魏碑书法的造型意味较强，就放弃了之前临写的唐楷，《张猛龙碑》大概临了五六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逐渐接触大量北魏书法，对北魏时期的墓志、造像题记，甚至民间的砖刻文字、地券等产生了浓厚兴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书法界掀起流行书风热潮，可以看出刘咏也受其影响。对于碑学，刘咏有着自己的见解：“清代碑学的兴起，是对二王书法正脉审美体系的一次变革。包世臣、康有为的《艺舟双楫》和《广艺舟双楫》中对碑派书法美学的描述，很多审美定位在中国传统书法理论中是没有的，其美学价值也是此前中国书法史所忽视的。碑体书法造型结构多样、趣味十足甚至带着荒率、线质厚重、爽辣、险峻，这些是传统帖学难以表现的。晚清民国时期，受碑风影响，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写碑和碑帖融合的书家。”

2012年以后，是刘咏书法风格的转折期，在他编辑出版生涯的最后10年，他参与了多个北魏时期的石窟造像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对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响堂山、巩县等石窟造像进行了考察学习，尤其是对整个北朝书法的风格脉络进行了梳理，并逐渐将自己的书法创作方向定位在北齐佛经摩崖书法经典上。

谈到这十几年自己北碑书风的转变时他说，“整个北朝书法经历了平城时期的平正古厚到洛阳时期的雄强恣肆，再到郟城时期的佛经摩崖书法的圆融简静，尤其北齐时期四山摩崖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大字书法，完全回归了早期写经书法‘印心’的不言之妙。”

多年对书法的临习体悟印证了“书为心画”的初心。在刘咏看来，书法不仅仅是技术的熟练所带来的快乐，更是达到对技术的驾驭以后，所赋予书家的人格表现与情怀的自由释放。由此，笔墨点画间便自然流淌出生命的无言妙境。这应该是书法艺术本身，以及它所让书者和观者达到的最高境界吧。



女性主题、女性情感驱动的电影近年来佳作层出不穷，近期上映的电影《轻于鸿毛》延续了兼具现实共鸣和成长质感的创作脉络。影片通过丈夫钟实跳海事件，引出前妻李鱼（宋佳饰）与现任沈飞鸿（佟丽娅饰）的纠葛。两人因房产争夺陷入“对立”，却在陪伴婆婆的旅途中逐渐从对抗走向共情。

影片将婚姻、职场、友情等主题包裹在轻喜剧的风格中，在女性结伴同行的故事里展现对摆脱生命之“负荷载重”、体验生活之“轻盈治愈”的向往。

《轻于鸿毛》是宋佳和佟丽娅领衔主演的“双女主”故事，也是两位女演员继《我和我的祖国》后的二次合作。宋佳诠释了一个极具行动力的女性，既有刚性又有韧性，她藏起了丧子悲伤的同时担起了供养前婆婆的重担，跳出“女性苦难叙事”并赋予角色更大的情感释放空间；佟丽娅饰演的沈飞鸿则以飞鸟意象贯穿全片，看似身处温室，实际上对现实权益也有自己的坚持和认知，在柔软身段里隐藏着轻盈和坚韧。

务实与超脱、泼辣与柔美交织，《轻于鸿毛》在双女主的故事里营造出特别自然的笑料，阐释了女性从“各自为战”到“彼此照亮”的关系进阶。《轻于鸿毛》证明：女性故事可以跳出既定套路，变成江湖行、呐喊诗、行路歌。



■电影《轻于鸿毛》“把烦恼丢进海里”版终极海报。

宋佳：放下苦难，向下扎根

记者：电影中的李鱼是一位刚强独立、有情有义的女性，您是怎么理解这个角色的？

宋佳：李鱼挺特别的，是在电影或者剧集当中比较少见的艺术形象。

在我看来，李鱼是一个从故事的开头就已经历过苦难并且放下了的人。在不少剧集或者影视作品里，我们看到的女性大多是经历苦难、最后放下苦难。但在这个故事里，李鱼从一开始就已经放下了过往的苦难。我总觉得，她特别像自己真正的名字——“李榆”，榆树的“榆”，像株深植大地的植物，骨子里藏着一股内在的韧劲。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人物比较有魅力的地方——她不自怜。

之前，跟周陆导演聊天的时候，我说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塑造一个“不自怜”的角色。我觉得，在本质上，很多痛苦的根源藏在自怨、自哀或是自怜里。人总忍不住纠结：“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为什么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我们在李鱼身上好像看不到这些影子。这也是这个角色最为特别、最有意思的地方。



■宋佳

记者：电影中突出表现过李鱼衣服的颜色。在您看来，李鱼这个人物的底色是哪种颜色？

宋佳：戏中出场最多的是一件暗红色外套，就像是李鱼的底色，它属于红色系，而飞鸿是蓝色。导演也说希望两位女性从视觉上呈现的色彩是这样的，而我们影片中的那辆小车是黄色的，所以，我觉得导演这次整体视觉的呈现，包括他对于这部戏所要表达的东西的呈现，是一种很轻盈的、很童话世界的，很不同于现实题材的，它也是导演想象中根据文本气质架构的这样一个世界。

记者：演绎李鱼的过程中，您觉得有什么比较挑战性的？

宋佳：挑战，就是我跟她的世界观、价值观大不一样了。我要从根上去“掰”这个东西，包括她对生死、对爱恨的一些看法。在仔细琢磨角色时会发现，她的这种人生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智慧——像生死、爱恨这些咱们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人生重大命题，她居然都可以那么“不当真”。

记者：李鱼、沈飞鸿之间的相处会让李鱼有什么改变吗？

宋佳：不多。我觉得李鱼内心里的壳挺硬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个人物有意思的地方。不是说谁一来就能将她轻易改变，女性力量一温暖她就变了一个人，她不是这样的人。她是一位内心比较坚硬的女性，就像她真正的名字（李榆）——榆树，根扎深土，稳而难移。在某些瞬间，她可能会有一些感性的东西，但你说谁能将她真正改变，我觉得那不真实——生活本就如此，从不是谁遇见谁，就能把谁彻底改变。

李榆的内在就像植物，她像树。上面长得越茂盛，其实底下根扎得越深厚。我觉得这样形容李榆就非常准确。你知道一棵树、一株植物如果上面长得茂盛，它的根就要扎得很深，但根在哪儿，根在黑暗的地方。

记者：片中，沈飞鸿修改遗嘱，把房产给了李鱼，您怎么看这个情节？

宋佳：其实，这相当于沈飞鸿把院子交给李鱼，聘她接着经营养老院。我觉得挺好、也挺正常的。两个人一路同行时，遇见了不同的人、经历了不同的事，攒下了彼此的默契与信任，我能理解这个情节。

李鱼的前夫是谁？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过，甚至就是个背影。所以，就两位女性内心的自我成长而言，可能跟这个男的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我想，沈飞鸿一路走来，大概能够感受李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包括李鱼为养老院做的那些事，可能也唤醒了她内心原本就有的善良。既然如此，“我把房子租给你，你继续办养老院”，彼此搭把手、互相帮衬，一起将这件事做下去也是挺好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记者：《轻于鸿毛》中，您和佟丽娅老师再次合作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宋佳：肯定有的，我和佟丽娅之前合作过一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当时，我演中国空军女飞行员吕潇然。那部戏的篇幅比较短，很快就拍完了，我们的对手戏相对比较简单。

但这次不一样，故事聚焦两位女性一路的经历与心境。她们是朝夕相处的，但一开始又是以对立的态度出场的，后来在一件件事里才慢慢看清和了解彼此，她们还有着互相给予温暖的那种美好，这和之前的很不一样。

在这次合作中，我们特别有默契。佟丽娅的性格非常好，而且，她非常努力地去靠近“沈飞鸿”这个角色。

佟丽娅：飞鸟栖树，共同依存

记者：《轻于鸿毛》展现了“不雌竟真互助”的关系。李鱼是水里的鱼，沈飞鸿是天上的飞鸿。您怎么看待两位女性之间既像是对手又像是朋友的关系？

佟丽娅：沈飞鸿和李鱼看似是完全相反的，两人却拥有着同样善良的生命底色。她们彼此间有对方欣赏的东西，也有自己缺少的部分，其实主要源于身份的设定和观念上的先入为主。这两位女性一开始因为是一个男人的现任和前任，所以，刚刚出场时有一些对立情绪。因为这种差异，她们初期是针尖对麦芒的，但也是因为这种差异带来的不同行为逻辑，让她们开始互相需要彼此，在需要的过程中也逐渐相互理解。

真正的女性关系应该只取决于“我是谁”，而不是“我是什么身份”。抛开“是谁的妻子”这个身份限制之后，以两个独立的个体的思维去相处，就开始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最后甚至能够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其他人相处的时候真的要抛开彼此身份的刻板印象，只聚焦于这个人本身，会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就像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李鱼和沈飞鸿是并不同路的飞鸟和鱼——一个生活在海洋，一个飞翔在天空，但等到结局揭晓的时候，大家就会明白李鱼原来是一棵榆树，沈飞鸿和李鱼其实是鸟和树的关系，她们相互依存共生。

记者：您近期的作品不断突破舒适区，《轻于鸿毛》中演实遭人生变故的沈飞鸿，您在表演上有什么挑战或者特质呈现？

佟丽娅：最大挑战其实是角色性格和我本人性格之间的一个反差。我本人的现实性格是更加“李鱼”一些，比较直爽，而沈飞鸿的性格比较柔软和安静。作为一个e人来出演一个i人，很多时候表演需要更内敛，用自己的内心、眼神去细腻表达，这对表演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当然，这也会让我更安静地享受表演的这段旅程，能更沉浸在角色当中。

记者：有观众反馈在看电影的时候会代入沈飞鸿的角色，总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前面，受委屈时也不会维护自己的权利。对于这些观众的反馈，您有什么想说的吗？如何像后来的沈飞鸿一样重获新生？

佟丽娅：自我边界不是一座隔离他人的墙，而是一道允许你选择何时打开、何时关上的门。像沈飞鸿一样，不是要否定过去的自己，而是要让那个总是付出的自己学会接受，让总是退让的自己学会站稳。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对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什么困难都不要逃避、害怕，任何事情都会峰回路转、迎刃而解的。当自己没办法处理的时候，可以向朋友、家人寻求帮助，众人拾柴，渡过困难。

记者：不知道您有没有来过青岛拍戏或旅行，对青岛有什么印象？

佟丽娅：之前曾经多次来青岛参加活动，非常喜欢这里。我的家乡新疆是离家很远的，从小对海就比较向往，后来离开家乡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青岛，这里也是我第一次看海的地方。最近即将在青岛客串一部电影，不过，时间不长，希望有时间多多停留一下。



■佟丽娅

中山路有了新的打卡地



分享理由：
近日，青岛中山路与湖南路交叉路口的红塔大楼正作为“青岛计划”的新板块，尝试打造属于这座城市特有的经典打卡地。这座惊艳而华美的红色塔楼，矗立在青岛百年间风起云涌的中山路。自1904年建成起，始终被用于出租办公或开设商业设施，相宜洋行的进口商店、矿泉水厂的创业梦想、留美牙医的西式诊所、中国人开办的至诚药房，这一切都在这栋建筑中留下了各自的印记。中山路17号不仅是一栋德式老楼，更是青岛早期商业精神的缩影和城市生长的缩影。

红塔大楼是中山路乃至老城区最具辨识度的地标之一。在保护建筑外立面的同时，创作者在入口处设计了一个如太阳般炙热的鲜明红色入口，希望以此建立街角的公共性，吸引更多人的来到这里，也让这座守望街角百年的建筑，能如海上繁花般永远绽放。

塔楼的运营者没有一味去强化所谓建筑本身的厚重历史，而是强化了塔楼的标志性元素，并从建筑华丽的元素里提炼出莨苕叶与雕花元素融入14世纪巴洛克与洛可可的装饰艺术，设计了一系列与红塔大楼建筑以及古典装饰植物有关的产品，强化了建筑的IP与空间链接的美感。 崔燕 文/图

漫步海之恋，听风山海间



分享理由：
漫步海之恋公园，山海如画，翠色成诗。大海、礁石、草坪、花朵、秋千……在动静之间，共同奏响着秋日海滨城市的交响曲。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有一座城市叫青岛”的美好与舒展。

“太美了！”公园里，时常听到人们这样由衷地赞叹。站在海之恋公园的这一刻，阳光倾洒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也缓缓流淌在青翠绿草间。公园里，粉黛花开成海，芦苇随风摇曳，父母牵着孩子的手，年轻人互相拍照打卡。或是漫步在海边，或是坐在长椅上，或是在沙滩上撑起帐篷露营，无需多言，爱与美好，就这样流淌进时间里。

秋日的山海，别有一番韵味，也收藏着人们内心对生活最美好的祝愿。海之恋公园以礁石、崖壁、起伏的大地与海洋同频共振，在城市中营造出绝佳的休憩之所，也成为“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城市文旅新地标。

马晓婷 文/图